

真實案例，中國人在美國要小心



中美兩國社會文化和法律有一些明顯差異，不注意會引起麻煩。要知道，在中國合法合理的事情，在美國不一定可以，反之亦然。比如說，趙本山的小品，模仿殘疾人說話走路姿態逗樂，在中國能被接受，在美國就可能面臨歧視問題。但是，美國的刑偵片中，警察局長，市長，國防部長，中情局長，甚至美國總統，都可能是反面人物，這在中國絕對不行。有時候，對於美國不熟悉的中國人，會因為一些在他們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惹上大麻煩。

幾年前，有一對中年夫妻，帶著小孩來美國旅遊，途中小孩生病。由於沒有保險，兩人帶孩子去公立醫院急診。美國的公立醫院，很多都是這樣的，沒錢沒醫保的窮人，所以排隊時間很長，經常要幾個小時。兩人不耐煩，大聲叫嚷。一位護士過來勸說，男的十分暴躁，激動之餘推了護士一把。這在國內雖然也是違法，但不是大事，一般警察來了也就是教育幾句，賠個禮道個歉就算了。在美國，這可不是開玩笑。警察很快到場，問話紀錄，完畢簽字，拿出手銬直接要把男的帶走。這時候，老婆知道嚴重了，趕快掏出一疊現鈔塞給護士。這在中國大家都懂，一點意思，幫個忙說個好話。但是在美國這可麻煩了。男士如果被指控，護士就是證人，塞錢，就是嫌疑人試圖收買證人，本身就是嚴重犯罪行為。結果，老婆也被戴上手銬拘留。

在美國，在公共場所，不要說傷害他人，兩口子吵架都可能被拘留。我這里當地華人報紙有這樣一個故事：兩個，一男一女，情侶，有一次在街上發生口角。兩個人吵架聲音比較大，有人報警。警察到場後，

分別問話。這兩人編故事，說他們是在排練演戲。兩人沒有預先商量，但是編造的一模一樣，警察只能放人。故事是說這兩那叫有默契，但也提醒我們在公眾場合要小心。

另外一個特別要小心的，就是家暴問題。在國內，這類問題都是批評教育，勸兩人和好，在美國則屬於重罪，會丟工作，被取消綠卡，甚至坐牢。有一對小夫妻，兩人發生爭着。女孩任性，聽說在美國只要打電話報警，警察會立即到場，就打了報警電話。警察叔叔和藹可親，女孩跟親了親人一樣，委屈啊，一把鼻涕一把淚。警察問，有沒有罵你，有沒有動手打你，女孩可解氣了，男的就是人渣啊。聲討。做完紀錄，警察把男的扣上要帶走，女孩才慌了，你們教育他一下就行了，我沒要他坐牢啊。男的被拘留，女孩急了，說我撒謊，你們放了他。警察那么好糊弄？給你要着玩？撒謊可以，誣告他人本身就是重罪，要不你坐牢。最後，還是請律師。老公認罪，痛哭流涕，說自己只是一時糊塗，請求從輕發落，願意去接受心理諮詢，去做社區服務。然後找了同事朋友做證，證明這個男的平素是個好人，真的是一時犯錯。還好，法官判了三個月緩期，表現良好撤銷紀錄，否則這個男的可能一生就毀了。

有一對年輕夫妻，寶實幾個月大。老婆出差，老公在家帶孩子。也許是沒有經驗，老公給孩子洗澡，摔了。寶實哭，因為是晚上，老公沒太在意。第二天，老公發覺寶實有問題，趕快去醫院。醫生拍片子發現，寶實骨折。根據規定，醫生立即給社工打電話報告。最後，社工向法院提起訴訟，法官審理後判定，夫妻二人瀆職，導致未成年人受到傷害，剝奪兩人撫養孩子的資格。兩人哭的那個傷心啊。但是在美國，這類事情不是小事，千萬要小心。如果那個男的當晚就去急診，可能就能說服法官，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別急，還有更嚴重的。幾年前，芝加哥有一個案子，涉及華人。一個女博士，帶着一個女兒嫁給了一個男的，在中餐館工作。警察接到報告，懷疑男的對繼女有不當接觸，上門傳喚。男的犯渾，拿起掃把擋在門前，揮舞着掃把不讓警察過來。警察警告不聽，直接開槍擊斃。有人懷疑警察過度使用武力，但警察說，男的可能會中國功夫，有威脅。法官判定警察無罪。同胞們，美國警察都是真槍實彈，警察要你干什么，你一定要老老實實服從，有法庭庭上見，妨礙公務本身就是犯罪，千萬不要像在國內那樣，覺得你個小警察老子怕你。你把警察惹急了，真會有危險。

總之，在美國你就要適應美國文化，瞭解美國法律。遇到麻煩了，不要逞強，或者想着把事情鬧大給對方施加壓力，而是謹慎行事，需要的時候找個律師，聽聽專業意見。

華裔夫婦無償捐款 \$500 萬 賣房 報答昔日房東 跨越 85 年的恩情!

曾幾何時，他們只是一家尋常的美籍華裔移民，在種族歧視的年代掙扎求生。但如今，86 歲的董榮恩(Ron Dong,以下均音譯)與妻子董珍絲(Janice Dong),還有他 81 歲的弟弟董勞德(Lloyd Dong Jr.),卻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把兩套位於加州科羅納多市房子賣了，賣房所得的 500 萬美元，全數無償捐贈給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黑人學生資源中心!



A Dong family photo from 1955. From top left: Lloyd Jr., Lloyd Sr. and Ron Dong. From bottom left: Jackie, Margaret and Jeanette Dong. Courtesy: Dong Family

這幾位董家華人希望資助更多像當年他們一樣，處于困境的黑人學子。原來，85 年前的一段舊事，讓這對垂暮之年的老人打消了私心，決定回饋非裔社區。董氏家族在加利福尼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老董勞德(Lloyd Dong Sr.)曾是中央山谷的一名農民，後來搬到科羅納多成爲一名園丁。據他的兒子董榮恩說，他每周在土地上工作六天。第七天，他做額外的工，以便讓他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們上學、開創事業和投資房地產。

那一年是 1939 年，當時董家這對美籍華裔夫婦在科羅納多市尋找棲身之所時，處處碰壁。唯一願意租房給他們的，只有一對黑人企業家夫婦，格斯(Gus Thompson)和艾瑪·湯普森(Emma Thompson)!儘管出身貧寒，但湯普森夫婦慷慨大方。早在



Gus Thompson owned and operated a livery stable and boarding house on the property. Courtesy: Gus Thompson

1895 年，格斯就在這個富人聚居的海濱城市建造了私宅和穀倉，躲過了當時嚴苛的種族隔離政策限制。後來，他還把穀倉改造成寄宿公寓，專門收留像董家這樣的底層移民和有色人種。湯普森的曾孫巴林杰說：“爺爺做出這個決定，展現了他反抗歧視和樂於助人的決心。”

命運就是在這對“反種族主義者”身上凝聚了某種力量。當年董家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遭遇被湯普森夫婦看在眼里，二話不說便伸出餘生之力，先是讓董家租住自家房產，幾年後更直接將房子賣給了他們。歲月滄桑，滾滾而至到 2024 年。如今已是垂垂老矣的董榮恩和董勞德兩兄弟，爲了報答當年湯普森夫婦的知遇之恩，決定將家傳的那兩處房產賣掉，全部 500 萬美金收入無償捐贈給大學的黑人學生資助項目。

董勞德感慨萬千地說：“如果當年沒有湯普森一家的幫助，我們也不會有今天的一切，讀不了書、也不會有現在的生活。現在，該輪到我們來爲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了。”

董家的這一決定，當然出于對湯普森夫婦的一片赤誠之心。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展示了跨種族間的深厚友誼。聖地亞哥長大的霍華德大學政治學教授喬·馮·麥卡萊斯特如是說：“所以邊緣化群體互幫互助，這在當年是正常的事。”正是出于這種命運共同體的“同甘苦、共患難”精神，湯普森夫婦才能傾囊相待、不吝餘力。這份“好人有好報”的善意，給了董家立足美國的根基，讓他們後來的兩代人都能在這片土地上紮根、教書、謀生。

董榮恩表示：“現在輪到我們來爲其他人做同樣的事了!”言語中難掩激動之情。他和弟弟勞德都是退休教師，深知教育改變命運的分量，於是決定把錢都捐給學校，資助更多像當年的他們一樣、



處于困境的黑人學子。而且，董家還想讓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黑人資源中心以艾瑪和格斯的名字命名，這是對湯普森夫婦的最高敬意。他們的名字，將成爲激勵後來人的燈塔，提醒人們，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回頭看看董家和湯普森夫婦的故事，它跨越了時間和種族的界限，展示了人類最美好的一面。這是一個關於勇氣和慷慨的故事。

85 年前，曾因膚色不同而遭人拒絕；如今，董家人卻以 500 萬的實際行動給予最深情的回饋。董家的捐贈也啓發了社會對於種族平等、教育公平的深思，同時也提醒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爲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瞭，善意的力量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

黃仁勛：從不會說英語、刷廁所走向“美國夢”



據紐約郵報 2 月 29 日報道最近，由黃仁勛創立的計算機芯片製造公司英偉達股價暴漲，黃仁勛超越埃隆·馬斯克，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英偉達公司生產爲人工智能提供動力的高度先進芯片，該產品已成爲目前世界上最熱門商品，並使黃仁勛的個人淨資產呈指數級增長。

據《福布斯》報道，現年 61 歲的黃仁勛目前身價爲 686 億美元，是他去年 2 月身價的兩倍多，是 2017 年首次將他列爲億萬富翁時身價的 25 倍。

就連馬斯克也依賴英偉達的芯片推動其人工智能項目。和馬斯克一樣，黃仁勛也是一名移民，現在英偉達的市值是特斯拉的 3 倍。

但黃仁勛給人的第一感覺卻類似于已故蘋果 CEO 史蒂夫·喬布斯。

和喬布斯一樣，黃仁勛每天的服飾一成不變——搖滾明星風格的皮夾克和黑色褲子，而且兩人都以工作爲生。“他除了蘋果之外什麼也沒做，”一位硅谷消息人士說，“黃仁勛也是這樣。”

但他的崛起比其他科技億萬富翁更令人驚訝：黃仁勛在 9 歲時就被不會說英語的父母送到美國，暑假在 Denny's 工作，花了 8 年時間才獲得碩士學位。

一位認識黃仁勛數十年的消息人士表示，促使他成爲世界首富的“勇氣和韌性”來源于

他的移民經歷。

黃仁勛出生於台灣，原名 Jen-Hsun(他將其英語化爲 Jensen),並在泰國度過了童年。

但是，他說，他的父親在一次去紐約的旅行中愛上了美國，他的父母“決心在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國家養育家人”，所以把他和他的哥哥送到了家住華州塔科馬(Tacoma)的姨媽和叔叔那里。

爲讓侄子接受教育，他們把他送進了他們認爲著名的寄宿學校奧奈達浸信會學院(Oncida Baptist Institute)。事實上，這是肯塔基州的一所學校，專注于問題青少年。黃仁勛在接受《連線》採訪時表示，他曾擦洗廁所，並用小刀面對惡霸。

但他“喜歡它”，並且在那里是一次“幸運的突破”，他在畢業典禮致辭中對 2020 屆畢業生說。

他的父母抵達太平洋西北地區，並在俄勒岡州波特蘭郊外定居。15 歲時，他在那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 Denny's 洗碗，一干就是好幾年。“絕佳的職業選擇。我強烈建議大家從餐飲業開始第一份工作。它教會你謙遜、努力工作。”

黃仁勛選擇了學費低廉的俄勒岡州立大學，並遇到了未來的妻子——電氣工程專業的洛里·米爾斯(Lori Mills),他稱之爲“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大突破”。他們現在已經結婚 30 多年。

畢業後，他立即開始在芯片公司工作。但他自己承認，他並沒有快速晉陞到最高層。他花了 8 年時間在斯坦福大學兼職攻讀碩士學位。

1993 年感恩節，他和兩位同事 Chris Malachowsky 和 Curtis Priem 在南灣的一家 Denny's 見面。當他吃着 Super Bird(他稱之爲“很棒的三明治……培根是最好的部分”)時，他們在餐巾紙上勾畫出了自己的芯片公司。

隨後他們以 4 萬美元創立了 Nvidia，並在灣區弗里蒙特(Fremont)的一套公寓里工作。

該公司于 1999 年以每股 4 美元的價格上市，但那時的黃仁勛離億萬富翁還有一定距離。2003 年，Priem 離開公司並賣掉了幾乎所有的股票。Malachowsky 作爲英偉達的“研究員”持

有的股份較少，現在也成爲了一位億萬富翁。

這些芯片最初是爲計算機圖形學開發的，這使該公司處于開發超強大處理器的最前沿。但黃仁勛在 2014 年公開表達了他爲人工智能提供芯片的雄心，稱該公司正在將重點轉向機器學習芯片，即訓練人工智能的技術。

同年，黃仁勛在肩膀上紋了英偉達標誌，以紀念英偉達股票觸及每股 100 美元。

他擁有該公司 3.5% 的股份，隨着英偉達股價飆升，他的財富也隨之膨脹。僅在上個月，隨着股價創新高，他就賺了 100 億美元。

這位曾經的 Denny's 男孩現在住在舊金山“億萬富翁區”：一棟價值 4,400 萬美元、面積 11,400 平方英尺的住宅中，旁邊是埃里森·石油大亨戈登·蓋蒂(Gordon Getty)和 Salesforce 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

他還購買了夏威夷度假屋：價值 3300 萬美元的毛伊島海濱房產。最近，他出于“安全”原因聘請了私人司機(他的車庫里停滿了特斯拉)。

他自己的孩子麥迪遜(Madison)和斯賓塞(Spencer)現在都爲他工作。女兒麥迪遜是一名營銷經理，畢業于紐約烹飪學院，曾在邁阿密中華東方酒店工作，並獲得了倫敦藍帶學院的葡萄酒、美食和管理文憑。兒子斯賓塞于 2022 年從紐約大學獲得 MBA 學位，現在擔任產品經理。

消息人士稱，黃仁勛表示，他仍然對公司的未來感到“擔憂”，並且仍然痴迷於人工智能下一步將創造什麼。這種焦慮促使黃仁勛通過英偉達向競爭對手的芯片製造商和人工智能公司投資，以實現業務多元化。

去年，Wombo.ai 的首席執行官 Ben-Zion Benkhin 收到了邀請，要在 Nvidia 總部與黃仁勛討論一項投資，

Wombo.ai 可以製作人唱歌的深度偽造品。

“他可能是地球上最忙碌的人，他正在抽出時間與創始人會面並進行投資，”一位參與會議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並沒有放慢速度。”

員工們表示，他們看到這位億萬富翁在校園里走來走去，與初級員工交談，甚至還看到他在自助餐廳里爲自己準備午餐，並與普通員工坐在一起。

他最喜歡的書之一是《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種偏執也許是有道理的：分析師質疑該公司 2 萬億美元的估值是否現實。資金管理公司 Apollo 的首席經濟學家警告說，人工智能是一個比 2000 年互聯網泡沫崩潰還要嚴重的泡沫。

“人們現在都在囤積芯片，”一位曾與黃仁勛共事的消息人士稱，“但這種需求不會持續太久，正如馬斯克所說，GPU(圖形處理器)‘比毒品還難買’。”

與馬斯克相比，黃仁勛與喬布斯更合拍，黃仁勛沒有任何政治舉動，他和他的妻子都沒有出現在聯邦捐助者的數據庫中。

但他們有一個 10 億美元的家族基金會，並向俄勒岡州立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分別捐贈了 5000 萬美元和 3000 萬美元。

黃仁勛說，因爲他的學校，他和哥哥“實現了父親的夢想”。

